

翠袖乾坤
文潔華

一個兒子寫一向行為謹守誠命的父親，如何因一次車禍而改變了樂觀積極的性情；從此變得無助瑟縮，並在表面平靜的家庭生活裡，發生摧毀性的影響。

靜默的革命

這個男人在一回不小心駕駛中撞死了一名騎單車的男童。司機不是完全無辜的，那次這位父親罕有地作出了爬頭的動作，不知道前面車輛旁邊原來橫來了一位單車手，他把小童撞落山邊，當場不治。司機梅咭萬分，從此不再歌唱，在家裡也沉默異常，遇事惶恐，並生怕上帝要取去自己的兒女，血債血償。據說三十年後他臨終前，仍把事件的始末牢記於心，不坦白不能釋懷。

一個女兒的遭遇卻正好是個反面。犯事的父親不見得有所改變，倒是一家人卻因為他不羈的行為暗地裡翻天覆地。他們一家來親切和睦，有高堂，下有子女，周末總在一起活動。一天，女兒接到陌生女子的電話，着她到她家街口的雲吞麵店見面。女兒好奇應約，才坐到這位打扮斯文的女子對面，便聽她說她跟自己的父親另有一頭家，並有兩個小兒子，遞上的一張「全家福」合照，坐在正中的男子正是自己的父親。

她忽然明白母親為甚麼近幾年變得異常沉默，脾氣暴躁，她顯然早就知道這個家庭的秘密。女兒把事情告訴姊妹，他們的反應極大，隨後幾年更見影響。弟弟索性放棄學業，說父親的行為使他無心向學；妹妹移民加國甚少回家；她則要留守陪著情緒低落，並長了一身紅斑狼瘡的母親。那位父親並沒有像另一位父親般悔咎，依舊吃喝玩樂，至少表面如此。據說那個曾表明「身份」的女子不久便去世了。往事如煙，不過留下的還是十分深刻的變化。

雙城記
何冀平

讀到純恩兄講郵票的文章，他講到當年有一枚「毛澤東去安源」的郵票，因為郵政局不敢在毛主席的臉上蓋戳，使得一枚郵票，在那個貧窮的年月得以反覆使用，引發我想起兩個郵票的趣事。

郵票的事

在西北農村插隊時，勞作一年，除去分得一點根本不夠吃一年的糧食，每個人也能拿到的現金少得可憐。下農村的第一年，本人只分得三角七分錢，買了一個紅色塑膠皮的小本子，倒是那時做工講究，數十年過去，久用不殘。知識青年沒有錢，流傳一些可以省錢的招數，其中就有使用郵票的妙招。寄出信封時在郵票表面塗一層漿糊，收信時小心把郵票與信封分離，用水把郵政局打上的郵戳洗掉，曬乾後，能反覆使用。本人沒實驗過，但想來確實可行。

以上是利用郵票省錢的事，下面是利用郵票賺錢的事。

一九七九年的一天，國家郵政總局前總設計師邵香林，來到畫家黃永玉那間位於北京火車站附近的簡陋小屋，邀請他設計中國第一套生肖郵票，大師欣然應允。那時，黃先生飼養的一隻名叫「依窩」的小猴剛剛逝去，為了紀念愛寵，他畫了一隻版畫小猴。票面底色深紅，印版的網紋細密，成波浪形，墨色均勻有序，猴身上的毛，在陽光下猶如真的毛皮一般光彩熠熠。一九八零年初發行，當年是庚申，又稱庚申猴，也叫金猴。黃永玉和動意者無論如何也不會料到，這枚小小的猴票，開啟了一個郵票神話。

古今談
范舉

一月中旬，緬甸北部又再發生戰爭，克欽邦遍地戰火，密宋北部克欽軍進攻緬軍營地發生戰鬥，同時緬軍在帕敢北方英鐸季大湖地區與克欽軍二十六營也進行了決戰。緬北戰事進入全面升級狀態。數百名中國公民在內的約二千名平民在戰區被困三天，目前傷員無醫藥，所剩糧食食水不多。近期，緬甸政府和多支少數民族地方武裝提出，希望在緬甸聯邦日，即二月十二日簽署全面停火協議，這將有望結束困擾緬甸長達六十年之久的內戰。而與此同時，緬甸北部的政府軍與克欽獨立軍的戰事依舊持續。

緬北戰事全面升級

克欽邦：位於緬甸東北部，是緬甸七個少數民族邦之一，與中國的雲南和西藏接壤，盛產翡翠和柚木。克欽邦居民主要包括克欽族和掸族等。克欽族是緬甸的第六大民族，人口約一百二十萬，主要信奉基督教，與中國的景頗族是同一民族，景頗語是克欽族通用語言。出現這種分化，是英國人在上世紀撤退、離開緬甸埋下的伏線。基督教是英國人傳入的，目的是分割緬甸和印度。克欽族活動的範圍，延伸到了喜馬拉雅山南部的印度阿薩姆邦和印度控制的藏南地區（印度稱「阿魯納恰爾邦」），都有他們活動的足跡。印度的景頗族（印度稱Shan）數千人，他們與中國及緬甸的其他景頗族人有密切的關係。英國殖民者一九四七年退出緬甸時製造民族矛盾，緬甸國父昂山將軍從民族團結出發，與各少數民族簽署了《彬龍協議》，允諾給予少數民族自治權換取了國家統一。後因種種原因，緬甸民族矛盾日益激化，邊境地區一直存在多股「民地武」。從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八八年，緬甸一直處於內戰之中。英國人上世紀布置了這一枚棋子，目的是要把英國的勢力伸入中國雲南省。景頗是我國對該民族的稱呼，緬甸稱為克欽，印度稱為新福。

歷史上，景頗族信仰傳統的原始宗教。近代，基督教、天主教等開始傳入我國景頗族地區。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社會歷史調查中，景頗族在解放前信仰基督教的並不多。但近些年來，基督教在景頗族地區發展很快。為了深入了解這一情況，筆者對景頗族的基督教信仰歷史與現狀進行考察。一九九四年，美籍牧師高曼受內地教會派遣，自六庫抵路西山鄉木城坡傳教；一九零三年，內地教會又派法籍牧師菲白勒木到東山鄉弄丘寨傳教；一九一四年，緬甸木巴蘭教會派英籍牧師英格朗與緬籍克欽族牧師德毛糯入境至瑞麗市弄島鄉曼甲寨傳教。一九一五年後內地教會和境外教會不斷派遣牧師至德宏各縣傳教。至此，部分景頗族信仰了基督教。建國前，德宏州基督教被兩教會勢力控制，一股是緬甸密支那總會與八莫總會，勢力較大，控制範圍有瑞麗、龍川、盈江等地；一股是國內的內地教會，控制地區為潯西、梁河。一九四二年，兩股勢力從屬英國教會，一九四五年後屬於美國教會管轄。一九五零年，歐美籍神職人員全部撤離德宏。新中國成立後，景頗族地區基督教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控制，走上了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

「猴票」是第一枚生肖郵票，圖像美觀，印刷精緻，深受集郵者歡迎，郵票市場價格上升很快，猴票發行之初很多人並未留意。直至一九九二年，第二輪生肖猴票面市時，很多集郵者才恍然大悟，怎麼手上沒有第一套猴票呢？於是「庚申猴」的價格直線飆升，雖然後來發行了第二套、第三套生肖郵票，其中也有猴票，但通常說「猴票」，只是指一九八零年發行的黃永玉畫的第一張猴票。這枚猴票由於是雕版印刷，十分細緻，票面是甄別庚申猴真偽的重要依據，要看顏色、辨線條、識紙品等等。

有一年，本人在北京家中收拾雜物，在一個寫着「郵票」的信封裡，發現了數十枚「猴票」，不用甄別，絕對真品。那是父親一九八零年從香港回北京時，給家鄉的親戚寫信用的。為甚麼買十幾枚這麼多，也有來由。一九七八年，本人在北京讀大學，一年暑假來香港，和父親去超市買東西，見到香港人買廁紙都是十卷一大抽，這令我覺得很驚奇，在當時的內地，廁紙都是一卷一卷買，用完一卷再買一卷，如果有一人一下買十卷，會被別人認為奇怪或者懷疑。香港人買郵票也一樣，都是買連張的，很少只買一枚，除了臨時要發一封信。按照父親買東西的習慣，這是他當時買下的正版「猴票」。

當時可不知道「猴票」的輝煌「錢」景，有朋友向我要，都慷慨相贈。直到聽說「猴票」已成金票，才小心地收藏起來，此時已只剩下幾枚了。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八分錢一枚的「猴票」成交價是一萬二千零八十四元人民幣。

錢。偶聞之，亦不勝感慨，心想，其平素乃精神之人，何以也會犯傻，莫非果真命也，運也？思之再三，啞然失笑。頓悟，不義之財千萬莫貪，此非良民之所為也。

後，其常與吾閒聊，每問及有關命運事，幾次又奇準，嚇得無言。某處級官員亦常來店中間聊，或問及大運。吾亦放肆，盡情神侃，未料又是多次奇準，含陞遷。哈哈，余有命乎？運乎？相乎？無言自答。數載後，余將書店關門，至某大型民企當老總助理，亦常和老闆談及命理之事，愈發神奇。約半載有餘，吾躲進家中當「宅男」，專事網文，以文養文，並餬口度日，每月尚需付樓房按揭貸款近千，日子過得有些緊巴，但倒亦樂得清閒自在，無拘無束，不亦樂乎。

聖賢曾言，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吾不敢奢望其一。吾從草民到皇帝，又從文人到術士，其實，不過一戲文而已，不必當真，若能圖個嘴樂之餘，亦能解其中之尷尬，又能帶有幾分幽默，令讀者產生快感，則不枉也。



傳說人分三等，一等是虎；二等是羊；三等是草。 網上圖片

確實是有些來歷。

如前言所敘，吾素喜文字，亦好奇術，尤對古代《易經》之類，更見迷戀，每有餘暇，便不偷懶，時有浸淫，後開一家書店，經營六七載，店中設有書櫃，專售奇書，果引來不少江湖術士前來購買。時常與之坐而論談，發現那些所謂江湖異人雖各有長處，亦不過爾爾，江湖之人也。素又有不少小城雅士，含一些達官貴人，亦常來書店，或購書，或閒聊。於是乎，胡扯之下，吾竟獲有「賽易經」之綽號。其實，如此綽號，純屬戲言。風過水無痕，久而久之，亦假亦真。茶餘飯後，倒亦常為一些友人看相，測字之類，亦權當玩笑，非正經之說也。

某日，店門初開，見相鄰服裝店老闆，正用一把雞毛掃拍打已上架衣服，以保整潔。剎那間，有種異樣感覺，細觀其神色，招呼其來，曰：「汝一周內防破大財，須小心。」該老闆哈哈一笑即轉身，復做其事，不當回事，似含不屑，僅當玩笑話不提。約一周後，復見其一早開門，神色頹廢暗淡，遂對其曰：「汝財已破乎？」語畢，其放下手中活計，趨身近前，曰：「吾本不信命，天天居於店內，不出門或做點別的生意，循規蹈矩，小本經營，一日營業不過幾百塊，何來破大財之可能，便以為是瞎蒙或開玩笑，未料真的破了大財，實在蹊蹺。」於是，便將經過一五一十陳述，神色之下，仍不免驚疑。吾始知，其破財之原因乃遭騙子設陷，購數尊假「金佛」，價值數萬元。爾後醒覺，騙子早已逃之夭夭。其心不服，報警追捕，無奈騙子遁形之術甚高，不了了之，只是其又吃了個啞吧虧，還花去數萬冤枉

閒言碎語

前生後世之說，多屬妄談。然而，民間多信命，喜查前生後世之來歷，此乃嗜好。某日，乘偷閒之機，亦為自己查了一下過往，算是自娛娛人，以消遣時光。未料，竟發現吾之前世最有可能是路邊雜草托生，乃驚訝，吾果是一介草民也。

傳說中，人分三等：一等是虎；二等是羊；三等是草。草生於路邊，注定成為羊口中之物。然，羊吃草本是常理，因其生來即為食草動物，羊亦因而注定成為虎口之食，因虎乃食肉動物，虎不吃羊難道吃草乎？世間生物鏈由此形成。

嗚呼，為人生若草，出身低賤，任人蹂躪，無怨言乎？既便是有，夫復何言？自生自滅，誰又會去體憐一株怨草？思及現狀，難道不正是如此乎？為人若作羊，則為中等人也，以草為食，擠些奶出來亦是應該。為人若成虎，雖上等人也，切不可以食肉動物為傲，理應顧及眾生，多存點菩薩心腸，方不失威風與信賴。

然，進而又想，吾國古代名著《白蛇傳》裡的白素貞，是千年蛇精修煉而來。況，蛇乃靈性之物，既通人性，又貪造化之功，素有「小龍」之稱，尚要修煉千年才能成正果，何等不易。吾之出身若果是路邊雜草托生，豈非要集萬年之功力才能投胎轉世？可見更為不易百倍。故，既已脫胎成人，必有其非凡之處。

古書上云，天一生精，地二生氣，吸取天地之精氣，而後有萬物，而人乃萬物之靈首，自然精神百倍。又想，佛祖座下萬物眾生，天長地久，諦聽聖意，享萬泉甘霖沐浴之恩，遂有佛性，於是修成正果，亦不奇怪。思及，心中遂安。

繼又查知，吾之前世尚有可能是國王轉世。國王者，乃皇帝之說也。哈哈，果如是，吾之前世

亦非平凡之人也。想那國王/皇帝出身何等尊貴，人中龍鳳，受萬民景仰，吸天地之精華，如此大福大貴，豈是尋常人家所能消受？不僅如此，若無造化之功或神仙暗渡，又豈能穩坐龍椅？可見，亦是命也，運也。

然，不免有人犯疑，心想，既為路邊雜草托生，又何可能是國王/皇帝轉世？莫非前世因果亦是扯蛋？其實，非也。試想，二者亦有相通之處，俗語曰，大賤藏大貴。果如是。繼又與現實相類比，亦是相同，吾素守禮法，又不受他人制約，無拘無束，唯吾獨尊，豈不相當於國王/皇帝之威風？斯是笑言。

論及文人，亦唯某種說法而已。草民、國王/皇帝亦如是。唯文人者較民間化，與雅士見解大抵相同。然，吾之所以盜得文人之稱號，唯平時喜好促成之美意。多年以降，吾鍾情於文字，先後著有數百萬言文字見諸海內外報刊，故有「作家」、「詩人」、「評論員」之雅號。然，思之，汗然。如此之雅號豈是如吾等「草民」所能擁有？但念及蒲氏（蒲松齡）亦不過貧寒之士，照樣著有不朽文章流傳後世，足見文人與身份地位無關，唯作品可以代言，況吾前世乃皇帝命也。

術士一說，純為笑談，或曰，純屬江湖妄語，當不得真。然，話雖如此，亦必有出處和來由。吾有「賽易經先生」之網名，且從之言起。該網名之由來，雖屬無心插柳，卻亦不無因緣。想吾泱泱華夏大國，上下五千餘年，文字何止數萬言，何以而吾獨喜此名？由是觀之，乃文字緣也。文字亦有緣，因緣而有造化，雖出自無心，亦是早有注定，此便為某種宿命。然，此網名亦

黑森林人生

百老匯音樂劇《Into the Woods》，由著名音樂劇和電影曲詞家 Stephen Sondheim 作曲填詞。它在一九八九年在多個城市首演後，即奪得多項東尼獎。編劇將多個傳奇故事，以一種深意。劇中一對渴望生兒育女的麵包師傅為了令女兒替他們解除絕子絕孫的詛咒，鼓起勇氣走進森林，尋找女巫下令取得的四種物件。在森林裡，他們碰上了同樣為了達成願望的多個經典童話人物，包括渴望愛情的灰姑娘、她那兩名欲當王妃的妹妹及她們的母親，以及對她一見鍾情的王子；希望獲得金錢以改善生活的傑克、他的母親和要追殺他的巨人；期待自由和愛情的長髮公主和她的王子；到森林探望外婆的小紅帽和將她吞噬的狼先生。這些人物都有他們的希冀和渴求，走進森林裡經歷了他們的人生。當中有人欣，有悲痛，有得着，有失去，有生，也有死。當他們再次走出森林時，他們已經不一樣了。他們成長了，成熟了，改變了對世界的看法和心態，他們的渴求和希冀亦不再一樣了。

我最喜歡的兩場戲中的一場是當發生問題時，眾人互相指責，將錯誤歸咎於他方。創作人以一首由眾人合唱、節奏急速的歌曲，將人們慣於推卸責任的天性表露無遺。另一場戲是一直為家辛勞，忠於丈夫的麵包師太太在森林裡遇上叫她神魂顛倒的王子，禁不住他的引誘被他吻了。我不會認為她不守婦道，反而欣賞編劇細緻地刻畫出已婚婦人心底裡被婚姻枷鎖禁錮了渴望愛情的慾望、掙扎和她忠於自己感覺的勇氣。



賜官。 作者提供

寓知識於過癮，賜官

近年人對知識敬而遠之，尤其年輕學子，原因弄知識的人以沉悶老手法處理。賜官是異類，初期跟他對手，害怕跟不上；看他面對收音器，不徐不疾、深入淺出，又留出空間讓同事發言，漸漸讓大氣電波新人習慣，成為一分子。

跟隨文潔華腳印，在自己負責的晚上，引進好些不同行業朋友：老人科醫生黃惠康、飲食材料家族伍智聰、通識老師李健雄、經驗豐富媒體公關唐嘉碧、流行事物百搭人黃子群；眾人將各自所長奉獻給大氣電波大眾，把關重要人物還是台柱賜官，他的包容與引導讓從來想也沒想過自己成為台柱的朋友，慢慢對味揮灑自如，無端成了另類「生力軍」！

科幻魔噏

這些年與經營旅行噏的朋友結伴出外旅遊，用的都是朋友推介的心水噏，耳濡目染下，本來對旅行噏沒甚麼要求的我，或多或少也增長了一點知識。以前慣用兩個輪子的拉噏，拉起來沉甸甸的，現在已經送人了，改用了四個輪子推拉噏，在機場滑行，省了不少氣力，後來知道還有八輪的，滑如溜冰，舞如探戈，遠行很是輕鬆。

近年高級的旅行箱，質料用聚碳酸酯，提升堅硬度和超輕度，旅行箱框又是合金框和合金鎖……總之高科技，當有吸引你更新旅行箱的元素。

現在外國更有設計公司設計了一款結合電動車和行李箱功能的新產品，讓重甸甸的旅行箱可以變身成電動車，將電動摩托、蓄電池和車輪安裝到行李箱內，成為單人短程電動車，屆時在機場不是推行行李，而是坐着行李開車，連腳力也省掉。

更科幻的是，箱子內加裝辨識系統晶片，機場人員可透過近場通訊技術，監控車來車往的行李，用家又可透過此一技術，接收到機場航班的相關訊息，是不是很有「科幻感」呢？

當然，此電動行李車，完全打破現有的機場格局，面世也要面對不少問題，行李車一定不會超輕，這麼多的電子配件在內，行李超重是必然，而且寄運行李就不是行李這麼簡單了，是寄運「車輛」了；還有，車來車往的機場，行李箱內又有這麼多的晶片、電池，保安確是很大問題。看來也不是容易成事，不過科技發展總是向前的，現代人預知不了將來事，誰說得準？

演藝影碟
小蝶

兩星期前的同一天內，我看了音樂劇《歌聲魅森林》和改編自音樂劇的電影《魔法黑森林》。多年前我已在外地看過《歌劇》，其瑰麗的視覺場面令我留下深刻印象。既然這個經典名劇來到香港演出，我也捧捧場，順道讚對此音樂劇略有認識的小侄兒開開眼界。可是，不知是否我早已熟悉劇情而知道其機關設計的場口，我竟然一邊看，一邊呵欠頻頻，無法投入欣賞，平白浪費了毫不便宜的戲票。晚飯後，與小侄兒走進戲院看《魔》片，我還擔心會因連看兩戲而累得在黑漆漆的戲院內睡倒，沒料到我一直看得興奮，之後更不斷向朋友推薦。

此山中
鄧達智

賜官，劉天賜。年紀輕輕便在無線當編劇，兼職演出，在備受歡迎、反映社會民生、時事的長青劇集《七十三》裡，飾演一名年輕大學生，形象深刻。那些年筆者在外面上課，未得欣賞，但對賜官的最初印象卻來自自己結業出版社「博益出版的『小寶神功』系列；抵死、過癮、精警、一針見血，邊讀邊讚，不少讀者封其為偶像。

大概十年前，老友記文潔華教授安排筆者上香港電台深宵節目《講東講西》作嘉賓，從開歌性出席到隨後任定期嘉賓主持。在學識淵博的賜官身邊共事，獲益匪淺，精彩在於除他老本行影視編劇之外，上至天文地理古事人物……通通談，不單止，寓知識於趣味、化腐朽於輕鬆新穎。